

## 第一章 棒打世子爺

蓮衣把剛得來的月例上秤一秤，正好一千文，折一兩銀子。

一千文提在手上沉甸甸的，可是折成銀子又只有掌心裡零散那麼幾粒，要不是盼著回鄉，蓮衣更喜歡攢銅錢，一大串一大串，耗子過冬似的藏滿滿一箱，抱在懷裡焐在炕頭那才叫踏實。

蓮衣揣上錢串子走在王府甬道，沿路花是香的，天是高的，哼起小曲，再沒有比這更快活的了。

蜀王府很大，外有高牆和四門，內有好幾十處院落。聽說京城的皇宮比蜀王府大得多，那得多大？皇宮裡的人還不得把腿走折了？

繞進膳房，蓮衣徑直往後面去找徐嫂子。

徐嫂子是膳房管事陳聰的妻子，夫妻倆管著王府裡的膳食。由於平日裡進出方便，就琢磨著幫丫鬟小廝將一大吊一大吊的銅錢換成碎銀，將來等他們攢夠了歸鄉，也不至於墜得肩膀脫臼。

今晚是郡主的回門宴，徐嫂子忙得不可開交，卻還不忘給蓮衣倒水，「知道妳要來，吶，早就幫妳把銀子秤好了，老規矩啊，我拿三錢做酬。妳這丫頭，月錢拿來從不託我購置香粉首飾，只盤算著換成銀子鎖到櫃子裡，這像話嗎？」

蓮衣喝了水潤嗓子，笑出兩彎月牙眼，極為討喜，「我還要攢錢拿回家裡呢。」

「攢攢攢，還能叫妳攢出個著落來？」徐嫂子為這些小丫頭惋惜，攢了銀子回家，爹娘轉臉就將她們嫁出去，自此成了潑出去的水，再給婆家做牛做馬後半輩子。她將銀兩撥給蓮衣，壓低嗓門，「妳生得不難看，還整日跟在王妃身邊，要是好好伺候，將來說不定王妃會賜妳一樁好婚事，再說……噯，這話妳可別說出去，我也是和妳親近才說的。」

蓮衣呷口茶，點點腦袋。

「蓮衣，妳要真動動心思，難說不能是第二個雪雁。」

雪雁和蓮衣一樣原先都是蜀王妃的丫鬟，上個月突然被崇華郡王要去了做了妾室，再見面儼然已是另一個人了，大鵝似的昂首挺胸，以前倒不知道她胸脯這樣挺。

「她好福氣，不是誰都能像她。」蓮衣隨口應和，點著銀子壓根不當回事。

徐嫂子提醒她，「妳那些錢等將來拿回家，可就都不是妳的了。」

「那還能是誰的？」

「就成了妳兄弟的老婆本了。」

蓮衣將銀子扒拉進小荷包，抽緊了，掛到腰上拍拍，「不怕，我沒有兄弟，只有一個姊姊和一個妹妹，她們都盼著我回去呢。」

蓮衣笑盈盈向徐嫂子道謝，揣著銀子回到蜀王妃的院子。

她像個守財奴似的鑽進下人睡的倒座房，將銀子鎖進盒子，再把盒子鎖到櫃子裡，關卡重重，決計丟不了。

外頭梁嬤嬤催她，要她趕緊出去幫把手。

「來了一一」

梁嬤嬤見她出來，拉上她就走，「一發錢就不見人，趕緊的，今晚的回門宴擺在

咱們康平院，妳可得打起精神。」

蓮衣利索地跟上，去到花廳佈置。

她是蜀王妃院裡的二等婢女，不能貼身伺候，專門跑腿打雜，幹些貼身侍婢懶得幹的活計，譬如這會兒搬東西佈置花廳，等到主子們上桌的時候，在邊上隨侍領賞的又是那幾個貼身伺候的大丫鬟。

梁嬤嬤指揮著奴才搬椅子，「瓊光郡王坐在這兒，崇華郡王坐那兒，嗳，那世子爺的座位不就吹著風了，調一調，瓊光郡王坐到這個位子，好讓世子爺坐中間去。」蓮衣在一旁嘀咕，「那瓊光郡王不就坐到風口了。」

梁嬤嬤伸出手指點她腦門，「瓊光郡王脾氣好待下人和善，他曉得總有個人要坐這兒，不能是母親也不能是兄弟。妳一個奴婢操主子的心，要想今晚拿賞銀，就趕緊少說話多做事！」

蓮衣揉揉腦門心，「我知道……」

蜀王共有三子，瓊光郡王是最年長的，但他是側妃所出，並非世子人選。崇華郡王也是庶出，就是討了雪雁的那位，他嘛，沒什麼可說的，蓮衣在心裡都管他叫世子的跟班。

至於世子……蓮衣一想起他就搖頭，那位根本就是下人眼裡的剋星！抽龍筋的哪吒！

「哎呀，蓮衣。」梁嬤嬤把蓮衣的魂給喚回來，「青瓷坊的茶具怎麼還沒送來？我脫不開身，妳拿著我的腰牌出府去看看怎麼回事，說好今早送來的。王妃前幾天還說那是套團錦鴛鴦紋，拿給郡主和滕家姑爺用最合適。」

蓮衣雙手接過腰牌，「嗳，我這就去。」

清早的市集熱鬧非常，這時辰賣各式小吃的最多，蜀王世子慕容澄正信步走在大街上，一身尋常苧麻衣，只當自己是個地主家的兒子。

名叫平安的小廝追上來，手裡捧著剛買的早點，「世……少爺，少爺您嘗嘗這個，油炸糕，奴才小時候最喜歡吃。」

慕容澄接過來，劍眉斜挑，看著這塊油炸糕持懷疑態度，「這能好吃？」

「好吃！您信我！」

慕容澄將信將疑，揭開被油浸透的油紙，咬一口，香！比什麼宮廷一窩酥、珍珠翡翠圓子都好吃，那些精巧的點心都沒有這民間的糕點香甜，嚥下去還覺得回味無窮。

平安笑嘻嘻問：「好吃吧？奴才不會騙您。」

慕容澄看向手裡其貌不揚的油炸糕，口是心非道：「還行，尚可入口。」

話說這慕容澄生性驕傲，長了張俊朗的臉孔，眉平直而鋒利，眼明亮透著傲氣，鼻梁高挺，嘴唇輪廓秀氣，桀驁精巧兼具，瞧著十分不好惹。

實際上也是如此，要不平安也不會勸不住他，跟著他出來胡鬧。

事情起因還是昨日蜀王佈置功課，讓三個兒子各自草擬建言——自大渡河一戰，

擊退西番已有兩年，而今百姓逐步走出戰後陰影，若要趁機振興蜀地，當從何處入手？

慕容澄為答題出府私訪，見時間差不多，再不回府只怕趕不上出嫁的妹妹回門，這就要趕緊回去。

誰知剛一轉身，就聽身後傳來紛爭。

一個壯年男子拎起老攤主的衣領，罵道：「死老頭，拿劣等香料當上等的賣，你這根本就不是入饌的茱萸，我買回去做魚鮓，吃著不辣，分明是苦的！」

一旁有人附和，「若是苦的，那是因為急著把新鮮的茱萸果烘乾，用煙熏過了，是下等貨。」

慕容澄雙臂環胸站在人群裡看起了熱鬧。那個攤位周圍聚集越來越多人，都在看熱鬧，卻沒有人站出來主持公道，也沒有人維持秩序。

「少爺，咱們走吧。」

平安在旁小聲提議，卻被慕容澄比了個噤聲的手勢，他指骨修長，微歪頭，鴉青色高馬尾似一把堅韌柔順的拂塵，掃過一側平直結實的肩膀。

一聲巨響，那壯年男子掀翻了老攤主的板車，上頭滿滿當當兩袋子茱萸都倒下來，撒了一地，老攤主也跟著跌坐下去，正當周圍人想上來哄搶，一個帶著江淮口音的清脆女聲斜插進來。

「住手！這是蜀王府腰牌，我看誰敢近前！」說話的人個兒不算高，只看得見她胳膊舉得高高的，生怕別人看不見，她從人群裡擠上前，一手舉牌，一手叉腰，

「我看誰還當街欺負老人！」

蜀王府的令牌比什麼都管用，亮出來就沒人再上前了。

這位勇敢的正義之士正是蓮衣，她剛從青瓷坊出來，穿過市場往蜀王府走，看到這裡亂糟糟的。

她不敢放下裝茶具的木匣，只得用下巴夾著腰牌，騰出手去扶老攤主，然後蹲在地上歸攏撒出去的茱萸，灌回麻布袋裡，「老伯，沒事了，你這就走吧。」

她趕時間要離開，卻被那找碴的壯年男人攔住，「妳說妳是蜀王府的，那好，妳既然來了就得評評理，這死老頭騙了我的錢，還在這兒賣假貨騙人，你們蜀王府不管，還拉偏架！」

蓮衣也不怯，脖子梗得直直的，「要公道你報官去，我就見不得你欺負人。」

男人不敢和蜀王府的人拉扯，朝那老攤主啐了一口，轉身離開。老攤主也不多言，佝僂著脊背謝過蓮衣，拉上板車就走了。

平安看完直笑，「世子爺您瞧她，拿咱們蜀王府的腰牌逞威風。嘶，她有些眼熟啊，不會是王妃屋裡的吧？」

「就是母妃屋裡的。」慕容澄有些印象，不過不記得她叫什麼，「還看？再不走來不及了。」

平安也反應過來，「對對對，世子爺，咱們得趕在她回去之前先到，要是她也走膳房角門，撞上就麻煩了。」

兩人打算走膳房附近的角門進府，韶竹院的僕役會出來接應。他們先蓮衣一步趕

回去，只是到了約定好的時間，遲遲不見人來。

平安難免焦急，偷觀一眼慕容澄，他果真不耐。

「是誰來接應？」

「回世子爺的話，是吉祥。」

「這麼重要的事都能不守時，扣他月錢。」慕容澄偷偷摸摸出府，也是清楚自己身分貴重，在街上亂晃是在胡鬧，自然不能被蜀王妃知曉。

聽到不遠處傳來腳步聲，平安急得跺腳，「糟了！那個婢女也回來了，世子爺，您快躲到奴才身後！」

平安雖然也是個七尺男兒，卻矮了慕容澄大半個腦袋，肩膀也窄了許多，相較之下像隻小山雞，如何藏得住身後氣宇軒昂的大孔雀，偏偏這巷子盡頭除了一扇黑油門就只有一架堆著雜物的推車，根本無處藏身。

蓮衣卻沒走膳房角門，她急著回康平院覆命，略過了這條小巷，沿著外牆一路往康平院走。

慕容澄乜斜眼朝平安抬下巴，「跟上去。」

圍牆筆直漫長，蓮衣聽到腳步回頭看了一眼，就見兩個普通百姓打扮的男人尾隨，她不敢細看，心臟撲通直跳，下意識加快腳步。

等拐進巷口，蓮衣穩住呼吸，先把裝著茶具的匣子放下，然後抄起靠在牆根的竹竿，仔細分辨腳步聲，抓準時機，對方剛一冒頭，她對準腦袋就是一竿！

竹竿掠過，竿頭打下枝葉上的一陣晨露，竹葉沙沙，清透的水珠夾雜著青黃的葉，撲簌簌從兩人臉前落下。

慕容澄反應迅速向後傾身，竹葉掃過他髮梢眼角，帶出他眼底陣陣隱忍不發的怒火，蓮衣來不及大叫，先認出了這張面目陰沉的俊臉。

來不及欣賞露水沾濕的粉面豐頰，蓮衣就被平安一巴掌打在肩膀上，「大膽！竟敢偷襲世子！」

「我我我我沒有。」

「妳妳妳妳沒有？」平安學她結巴，咄咄逼人，先指向自己，再指向竹竿，「人證、物證俱在，還想抵賴？」

沒時間廢話，慕容澄忍住被偷襲的怒意，擣走肩頭落葉，擰眉對蓮衣道：「妳是康平院裡的？」

蓮衣低垂腦袋，膽都快被嚇破，哪還有半點適才在大街上鋤強扶弱的氣勢，「回世子爺的話，奴婢是康平院的蓮衣。」

慕容澄發號施令，「進去把膳房角門的人支走，再將門打開。」

蓮衣一愣，沒敢多問，點點腦袋開門進去，認命地照他說的做。

倒楣催的，撞見世子爺偷溜出府就算了，怎麼還差點打他一悶棍……

唯一幸運的就是這時候角門無人，她拔了門闩，慕容澄一撩衣袍邁步而入，將身上的苧麻衣穿出了無邊貴氣。

這處角門最為偏僻，以前是給倒泔水的雜役開的，後來膳房改了格局，灶間往外挪了，這角門也就鮮少有人進出了。

「世子爺，奴婢這就——」

剛說半句，就被慕容澄冷言打斷，他肩頭還帶著落葉，「少說廢話，跟我過來。」蓮衣表情徹底頹喪下來，亦步亦趨走小道出了膳房，隨慕容澄來到附近名叫烏石閣的小樓，平安欠身從五斗櫥裡拿出一只包袱，打開是一身世子素日的常服。從這齊全的準備來看，這不是他們第一次喬裝出府。

平安把包袱塞給蓮衣，「你伺候世子爺更衣，我到外頭把風。」

慕容澄倒不怎麼需要她伺候，蓮衣只是在邊上接一接換下來的衣裳，時不時上前打個繩結，扯平衣褶，然後在心裡感歎世子爺的腰真細啊，腰帶那麼一紮，跟女人的腰似的。

蓮衣悄悄拿手比劃，肩膀又那麼寬，這到底算瘦還是算壯啊？

正想著，背對著她的慕容澄忽然開口，「你不是本地人？」

「呃……是。」蓮衣一愣，連忙把眼睛挪開，她曉得自己說話腔調和蜀地人不同，

「回世子爺的話，奴婢是揚州府江都縣出身。」

「揚州……你是揚州人。」慕容澄將這地名在舌尖一滾，劍眉斜挑看向她，「把頭抬起來。」

蓮衣顫巍照做，抬起頭眼睛仍舊只敢往下瞥。她長了張瘦小的瓜子臉，下唇肉乎乎的，唇角上翹，是整張臉上長得最好的地方，其他的就不那麼盡如人意了，小姑娘乾乾瘦瘦，瀏海因為適才天降露水打得半濕，還穿著一身極不顯眼的醬色衣裳，簡直雪上加霜。

因為瘦，也因為慕容澄俯視她，顯得她頭大身體小，像一根醃漬過的醬蘿蔔。

就這麼一小根醬蘿蔔，還在街上學人路見不平。慕容澄問：「衣裳制式如此粗糙，你為何會有一等丫鬟的腰牌？」

「回世子爺，是梁嬤嬤讓奴婢拿了腰牌出府，取青瓷坊的一套茶具。」話畢蓮衣才後知後覺意識到，她腰牌揣在懷裡，他是怎麼看到的？

門外傳來平安的說話聲，像是有誰路過，蓮衣透過窗縫看出去，瞥見對方衣角，是個尋常婢女。

待人走後，慕容澄總算將蓮衣遣退，她剛喘口氣，慕容澄又將她叫住，「慢。」

她連忙賠個笑臉，怕他追究，「世子爺您吩咐。」

慕容澄揚眉問：「你今日有沒有見過我？」

蓮衣當即撥浪鼓似的搖頭，「沒有！奴婢今天絕沒有見過世子爺！」

蜀王有兩個女兒，大女兒榮德郡主遠嫁京城夏國公府，小女兒榮慶郡主下嫁成都中護衛指揮之子。

今天是榮慶郡主回門，小夫妻兩個甜甜蜜蜜，還帶了些喜餅回來分給康平院的下人們吃，沾沾喜氣。蓮衣沒分到喜餅，因為她沒能準時把青瓷坊的茶具取回來。分喜餅的時候，她正在聽蜀王妃的貼身婢女訓話，那婢女名叫巧心，平日最受蜀王妃器重，也因此越發的得理不饒人。

「就這麼點小事都辦不好，難怪妳在這府裡四載還是個二等婢女！這茶具是王妃叫我去青瓷坊訂的，妳取貨，眼下遲了，責任就成了我的。」說著說著，巧心將眼睛瞇起來，「好哇，蓮衣，別是故意想招對付我呢。」

「沒有的事，沒有的事。」蓮衣慌亂解釋，「是我路上耽擱，絕不是有心害妳。」

「路上耽擱？郡主回門是天大的事，妳拿著腰牌出去，就是天上下刀子也要先把公事辦妥，還有什麼事比郡主回門的事更重要？」

蓮衣皺著臉，想著世子要她守口如瓶，有苦說不出。

「哼，妳說呀！」巧心想著，又有了新的故事，「我知道了，一個妳、一個我、一個雪雁，咱們三人是同年進的王府，雪雁被崇華郡王要去，我是王妃身邊的一等婢女，而妳還只是個二等婢女，妳心裡不平衡，妳有氣，妳要撒給我！」

蓮衣見她如此，擺手都擺出了殘影，「我可沒有，妳不要亂說！」

梁嬤嬤從外頭趕回來，見狀連忙上來安撫道：「好了巧心，妳後頭的話越說越沒道理，蓮衣也沒說要妳替她頂罪，這茶具沒送到就沒送到，王妃說了，讓把茶具給郡主和姑爺帶回去，不耽誤什麼。」

梁嬤嬤是康平院的老人，縱然巧心得寵，也不能不聽她的。

巧心哼了聲，「誰說不耽誤？做錯了就是做錯了，蓮衣該罰，嬤嬤妳說該怎麼罰？」

「依妳說呢？」

「就扣她半個月月例。」

此話一出蓮衣差點兩眼一黑厥過去，好毒辣的手段！這康平院裡誰不知道她是個守財奴，要她的錢，那就是要她的命！

梁嬤嬤見她一臉的精神不振，歎氣道：「蓮衣，今晚妳就別到跟前伺候了，在外院盯著膳房的人傳菜吧。」否則這薦了吧唧的模樣，少不得還要再摔點碗啊碟的。流年不利！蓮衣在心裡跺腳，說到頭都是世子害的，要不是回府路上遇到他，也不會耽誤功夫。

蓮衣牙根癢癢，守在外院揪衣服角解氣，不經意偏頭，就瞧見影影綽綽的遊廊上有個玉樹臨風的人翩翩而來，衣袍翻飛，像是瑤臺闕下來的謫仙，正是伴著蔣側妃從外頭進來的瓊光郡王慕容汛。

他是蔣側妃之子，也是蜀王長子，自幼通讀古書，為人謙和，是下人口中最和善的一位主子。

不過他身有頑疾，總會咳嗽，大夫曾斷言他活不過四十，因此時至今日都還未娶妻。

慕容汛朝這裡看過來，蓮衣當即低垂下腦袋，卻又忍不住掀眼皮小心翼翼朝他張望，許是她模樣太過小心，透著些許滑稽，慕容汛朝她笑了笑。

蓮衣的臉騰地燒紅，這不是慕容汛第一次對她笑，他總是微笑待人，每每奴婢們被他笑臉相待，都會害羞地奔相走告，以示幸運。

其實論模樣，世子慕容澄最出眾，可他脾氣也最差，哪個敢多看他一眼？他對誰笑一笑，不是要大難臨頭就不錯了。

蓮衣想到那一竿子，這會兒還心有餘悸。慕容澄當場不發作，應是因為他心虛，

沒功夫和她扯皮，不會事後尋仇吧？

蓮衣可聽說過他懲治韶竹院的下人，看不順眼了都拿腳踹，隨隨便便二十幾個板子招呼過去，眼睛都不帶眨的。

蓮衣抖了抖，逼自己別去想。

慕容澄回了一趟韶竹院，隨後趕來赴宴，穿廊過來就見不遠處站著個小丫鬟，還是那身醬色的衣裳，襯得她氣色也和個醬缸子似的，正不知為了什麼事耷拉著眉眼。

平安跟著望過去，「世子爺，是她。瞧她呆頭呆腦的，估摸又做錯了什麼事，在這兒罰站呢。」

慕容澄不甚在意，看了一眼失落的蓮衣便進了內院。

內院裡婢女們正捧著喜餅吃著，瞧見慕容澄走進來，全都趕緊擦擦嘴，背過手去見禮。

他來得最遲，門裡卻都是出來迎他的，就連榮慶郡主也帶著姑爺出來，「世子哥哥！你又遲到！」

慕容澄讓平安把禮物送上去，「小妹，這是我給妳準備的回門禮，妳看看喜歡嗎？」榮慶郡主慕容明月上前挽住他胳膊，笑逐顏開，「誰敢不喜歡世子哥哥送的禮？世子哥哥送什麼明月都喜歡。」

她是蔣側妃所出，卻和慕容澄關係更親近，因為她親兄長慕容汛體弱多病，鮮少和幾個兄弟姊妹紮堆。

慕容明月道：「世子哥哥，我才和母妃說呢，過幾日你進山打獵，可要給我也打一件裘皮衣，你以前總說那是小婦人穿的，現在我是小婦人了，也該有一件世子哥哥送的裘皮氅衣。」

「倒不是難事，妳就在妳府裡等著，我打了紅狐狸叫人送去，給妳做氅衣。」慕容澄答應下來，又看向慕容明月的夫君，「滕雲，好久不見。」

見到慕容澄，滕雲就差單膝跪到地上，「家父今早才提起世子爺，叫我問世子爺安好。」

裡頭也等久了，慕容明月見兩人看似就要敘上舊，催促道：「就別這個好那個好了，知道你們兩個一起在大渡河打過番人，是蜀地的大英雄，大英雄快往裡邊請，母妃父王早就都入座了。」

主人家入了座，大圓桌圍一圈，外頭是傳菜佈菜的婢女，繞著圓桌挨個伺候過來。蜀王素來以仁德聞名，學富五車愛民如子，厚德載物賢良方正，好似這世間所有的讚美之詞都可以用在他身上。蜀王妃則是一代名將之後，坊間都說蜀王世子像王妃，瓊光郡王則更像王爺，一嫡一長，一個習武，一個從文。

吃了會兒，外頭飄起雨絲，慕容汛看向門外，瞧見月洞門邊有抹醬色的衣角。

慕容汛溫聲問：「母妃，門口那個小丫鬟是您院裡的人吧？」他記性好，能叫出蜀王妃身邊大部分僕役的名字，「可是她犯了什麼錯，為何獨自守在院外？適才小妹分喜餅，也不見她進來。」

蜀王妃一下也忘了茶具的事，看向梁嬤嬤，「那是蓮衣吧？蓮衣那丫頭怎麼了？」

梁嬪嬪含笑道：「沒什麼，就是讓她在外院盯著傳菜，現在下雨了，奴婢叫她進來伺候。」

蓮衣被傳進來站在門口，雖然她剛剛一直站在廊下，但還是有不少雨絲吹到她身上，整個人都潮乎乎的，梁嬪嬪要她謝過王妃和瓊光郡王，蓮衣心裡暖，連忙行禮道謝。

蜀王妃笑讚了幾句慕容汛，說他自幼宅心仁厚，希望世子能像他大哥一星半點。

蔣側妃替兒子道：「汛兒優柔，我也盼他能有世子半分果斷。」

眾人你一言我一語，都是些聽過無數遍的老生常談，慕容澄舀著芙蓉羹，舉目見蓮衣正滿眼欣喜地望著慕容汛，長輩們又正好拿兩人比較，他的那顆勝負之心忍不住蠢蠢欲動。

襲擊世子的重罪他都沒有追究，這麼點小恩小惠把她高興成這樣？

## 第二章 向蜀王妃討要丫鬟

轉眼三日過去，蓮衣還在為那半個月的月錢肉痛。

五百文，那是整整五百文！能給老家的房子添多少磚石啊……

慕容澄可真是她的剋星，那麼大的蜀王府不逮別人偏偏逮她，害她打半個月白工。巧心逮著這次機會打壓她，說她辦事不力，再不許進屋伺候。蓮衣還巴不得呢，如此一來到了放良出府的時候，蜀王妃也不會留她。

她今年都十七了，又有梁嬪嬪照拂，按理說年前放良的名錄上有她不難，但她還是要打起精神，就怕誰背地裡使絆子，擠掉了她的名額。

進院見梁嬪嬪修剪盆栽，蓮衣連忙去獻殷勤，「嬪嬪，我來我來，就這幾盆花，我修剪了就是。」她笑著收拾剪下來的枝椏，毫不掩飾地問道：「嬪嬪，年底王府放良的名錄草擬了沒有呀？」

「無事不登三寶殿。」梁嬪嬪揮揮手心，哼了聲，「我就知道。一個個都盼著留，就妳想走。」

蓮衣嘴巴一嘟，「我當年進的是應天府的夏國公府，是榮德郡主回來省親帶著我，才給我留在這兒的，我不想走才怪呢，這兒離我揚州老家多遠，我都四年沒見過親人了。」

「當初也是看妳合心意，王妃才將妳留下。」梁嬪嬪瞧著她，「妳來巴結我想出府的心思要都用在王妃身上，這會兒早就是巧心那樣的貼身侍婢了。」

「我不想做侍婢，我就想回家……」

「笨丫頭！」

「嬪嬪也覺得只有雪雁那樣的是聰明的？」

「誰和妳說的？」梁嬪嬪頂了下蓮衣的胳膊，見她不答又咂嘴，「我只是想妳留在這王府裡，得主子賞識，將來指給個田莊上的，安安穩穩度日。」

蓮衣笑著打起哈哈，「真要出不去了我也不嫁人，就陪嬪嬪在康平院裡剪花。」這話倒是說進梁嬪嬪心坎裡了，蓮衣要真能留下，她也有個伴，這麼孝順體貼的小姑娘，說走就走了，她心裡也落寞，可越是如此，她也越想成全她的心願。

梁嬪嬪歎口氣，覲她，將剪子擱下，「罷了，曉得妳著急，回頭康平院放良的名

錄一旦擬定，我第一個告訴妳。」

蓮衣高興壞了，梁嬪嬪如此說，就是答應替她張羅這件事了。

「多謝梁嬪嬪，等我回了家，年年給您寄信，您可別嫌我煩。」

解決了心頭大患，蓮衣本打算就這麼混過在蜀王府剩下的日子，不承想造化弄人，種下了因，必然要結出果來。

那日在烏石閣外路過的婢女叫茗香，是安寧院的人，當時她到膳房遞大夫開的滋補湯方，回來路上就聽到烏石閣有動靜，那地方素日清淨，一下子傳出男女說話聲，叫她生疑。

走近了才發現門口站著平安，正想上前問問是怎麼一回事，平安就抬手趕她，不許她靠近。可是那窗戶開了兩條窗縫，走動起來能清晰看到裡面的人影。

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嚇一跳，裡頭一男一女前後站著，竟是康平院的蓮衣在給世子爺穿衣裳。

她嚇得大氣不敢喘，裝作什麼都沒看見，趕緊就跑了。如此憋了三日，她誰都不曾告訴，可是那麼大的事憋在心裡，還怎麼吃得下飯睡得著覺？

嘴巴實在癢得不行，茗香只得將這個消息告訴身邊幾個要好的，要她們誰都不許說出去。誰知道一傳十傳百，這才過了一天，整個安寧院都傳遍了。

人言可畏，傳著傳著穿衣裳成了脫衣裳，一前一後站著也成了面對面如膠似漆，到夜裡越發不堪入耳，那景象越傳越仔細，聽著根本不像從窗前走過，而是在窗邊搖旗吶喊地觀戰了半個時辰。

三個小婢女罩著被子圍坐在一起，中心點一支蠟燭，探討得十分起勁。

「世子爺這麼有能耐？我瞧著也是，咱們世子爺是川蜀的英雄，不論做什麼都比旁人強！」

「妳剛才說那個倒吊起來的，是怎麼倒吊啊？」

「我想想。」說故事的婢女絞盡腦汁回想，不過回想的不是茗香的口述，而是她以前從避火圖上看來的高難度姿勢。

沒等她琢磨出個所以然，厚棉條地被掀開，三個小婢女驚做一團，通通被安寧院的管事紅嬪嬪給揪出來罰站。

次日清早，枝頭鳥雀跳得格外歡騰，紅嬪嬪揪著這三個婢女去見蔣側妃。

蔣側妃正屏氣凝神打香篆，手一抖，精緻的團福紋樣成了一抹灰，她輕拍胸口，像在安撫自己，「這事還有幾個人知道？」

底下幾顆腦袋就沒有一顆敢抬起來的，還是紅嬪嬪站出來，「回側妃的話，這消息似乎已經傳遍安寧院了。」

這回答半點不叫人意外。好在蔣側妃脾性柔順，並未懲處下人，只叫紅嬪嬪命人不要傳謠，靜靜觀望。

紅嬪嬪招來安寧院的大小奴婢，要她們管住嘴巴，可這安寧院裡多少張嘴，哪裡堵得住，隔天蜀王妃便拉長個臉來到安寧院了。

蔣側妃也料到瞞不住，因此笑臉相迎。

蜀王妃瞧她這神情，心裡有氣，「這麼大的事，我不信妳不知道，妳竟還想著瞞

著我。」

蔣側妃親自給蜀王妃看茶，話音穩健，「姊姊別生我的氣，我如何敢拿不作準的消息說給你聽。」

蜀王妃早年隨父習武，是個直爽的火爆脾氣，「那傳言自不作準，澄兒如何做得出這等骯髒之事！他要是做得出來，我第一個把他打死！」

也是為了保住世子的性命，康平院聯合安寧院查起流言源頭，一個時辰的功夫就揪出了茗香。

茗香渾身打顫，怕得不行，一五一十將那日看到的景象如實稟告蜀王妃，「奴、奴婢路過烏石閣，看到世子爺身邊的平安站在門口，他趕奴婢走，然後……然後奴婢就快步走過去，從窗縫裡看到蓮衣正幫世子爺穿衣裳。」

蜀王妃的呼吸聲清晰可聞，可見是氣急了，但仍壓制著怒火，「只是穿衣裳？沒有後頭那些事？」

茗香連忙道：「回王妃的話，奴、奴婢只看到蓮衣給世子爺穿衣裳！」

「這是哪天的事？」

「就是那天榮慶郡主回門，奴婢記得清清楚楚。」

「傳蓮衣。」

蓮衣還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事，梁嬤嬤來找她時她正忙著灑掃，唧唧咕咕惋惜自己下個月的月例，聽到蜀王妃要見她，丟下掃帚就來了。

進屋後只見蜀王妃連同蔣側妃坐在上首，一紅一青兩尊大佛，衣裳形制華麗，也因而引人目眩，越發高山仰止，不敢直視。

蓮衣嚇得含胸駝背，「奴婢蓮衣參見王妃，參見側妃。」

梁嬤嬤回到蜀王妃身側身側覆命，轉而對蓮衣問話，問她知不知道為何叫她近前。蓮衣嘴上說不知，其實心裡在想，莫不是世子那日在外頭惹了禍，牽連到她這個目擊證人了？

傳言就是有這種魔力，東傳一嘴，西傳一嘴，愣是傳不進當事人的耳朵裡。蓮衣壓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，只是覺得今早大家看她的眼神都挺古怪的，現在又被蜀王妃親自問話，事情好像有些麻煩。

這時屋裡為保全顏面已經遣退了不相干的人，只留下目擊者茗香瑟縮在角落。

蜀王妃問：「蓮衣，有傳言說你與世子私下裡有過交集？」

蓮衣一抖，連忙否認。

蜀王妃循循善誘，「蜀王府從來仁德治下，若有隱情你不必替他欺瞞，是世子的錯，我自會為你做主，你可要想好再說。」

世子的錯？蓮衣一心以為世子那天在外闖禍，轉念一想若是王妃手裡有什麼證據，早就去找世子問罪了，來問她做什麼？於是鐵了心裝傻。

「回王妃的話，奴婢不大明白，世子爺何錯之有？」

「這幾日府中有些傳聞，說看到你和世子在烏石閣獨處，有這回事嗎？」

果然是被洩密了，見這陣仗，蓮衣一時間拿不定主意，不知該不該說。

茗香見她遲疑，擔心蜀王妃以為自己傳謠，指著蓮衣說：「是她，就是她，王妃，

那天在烏石閣為世子穿衣的就是她！」

雖說蓮衣想到自己或許會被當眾拆穿，卻怎麼也想不到對方會是以這種口吻來指證她。不就是看到她伺候世子更衣，為何反應如此劇烈？

話又說回來，茗香應當就是那日烏石閣外的婢女吧，所以慕容澄沒在外頭闖禍，只是這個婢女看到了他在烏石閣更衣，但若只是如此，可不值得蜀王妃如此興師動眾。

蜀王妃也來氣了，她一開始不給蓮衣定罪，還讓她若受到欺負就站出來指證，可她卻有意隱瞞，於是厲聲道：「蓮衣，妳是我屋裡的人，素日接觸世子和兩位郡王，竟敢起那不該有的心思！」

蓮衣只覺被雷擊中，事情竟朝著她不曾設想的方向狂奔而去，這下就說得通了，原來是那天在烏石閣躲躲藏藏被人誤解，傳起了那種謠言。

「奴婢冤枉！」蓮衣連忙伏下身去，「回王妃的話，這是誤會！真的都是誤會！那日奴婢奉命去青瓷坊，回來時的確遇到了世子爺，也在烏石閣逗留片刻，但那只是為了更衣。奴婢和世子爺絕無任何瓜葛，更沒有發生、發生那些謠傳的事！」

蜀王妃揚起眉尾，眉宇和慕容澄七分相似，「蓮衣，我向來以為妳是個誠實的孩子，可妳這番話根本解釋不通。世子為何更衣？妳回康平院的路上又為何會去到烏石閣附近？那裡是膳房外多年未曾修葺的地方，妳和世子去那兒做什麼？」

眾人齊刷刷看向她，三個問題每一個都那麼犀利。

可再犀利蓮衣也答得上來，她唯一的阻礙是猶豫該不該出賣世子，短短一瞬間，腳底板都開始暴汗。

蒼天啊，為何來之前沒人告訴她這會是個死局！

剛入秋，風裡仍帶著暑氣，慕容澄身披單肩胸甲，在蜀王府的演武場練習射術。箭矢刺破長空，發出鶴唳般的刺耳嗡鳴，分割開氣流，以破軍之勢三箭連發正中靶心。

平安在旁拍手叫好，慕容澄卻像聽不見，注視著箭靶，目光渙散，意識不知游離到了何處。

「世子好箭法！」崇華郡王慕容潛叫好，他來遲了，匆匆走上演武場。

誰知慕容澄下一刻劍眉倒豎，松柏般挺立的身形扭轉，轉身朝慕容潛拉了滿弓——

平安胳膊畫圈驚呼道：「世子！萬萬不可！那是崇華郡王！」

慕容澄眼神一瞬間清明，用力甩了甩頭，高馬尾俐落掃過雙肩，像是急於擺脫縈繞腦海的景象。

慕容潛嚇得大喘氣，後退時崴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

幾人將慕容潛攏扶起來，他搖頭擺手，暗歎世子脾性難以捉摸，不過是出聲打斷他射箭，便要拿箭頭指他，「世子，我知道我遲了，但你這……你也不能拿箭射我啊。」

慕容澄身子僵硬，故作輕鬆上前，對適才的事閉口不談，「是誰說秋狩前要練箭，請我給你上課的。」

「是我是我，是是是，我知道錯了，下次絕對準時。哎喲，世子你可真嚇死我了。」

慕容潛揮揮屁股，他滿心以為慕容澄剛才是嚇嚇自己，惡作劇而已。

慕容潛是妾室所出，打小跟慕容澄關係親近，以世子哥哥馬首是瞻。

他對這個哥哥十分瞭解，雖說從小就談不上乖巧聽話，可脾氣陡然變差是在他從軍之後，尤其是大渡河一戰凱旋歸來，府裡都說他比以往更討人厭了。

蜀王為此請來高僧做法，拔除慕容澄身上「煞氣」。

不過效果甚微，兩年過去大家也都習慣，人都是會變的，世子隨軍擊退了西番軍隊，又深入敵營取下敵將首級，聲名大噪廣受百姓愛戴，都這麼出名了，脾氣變大也很正常。

下了演武場，道路樹蔭綽綽，帶走些許躁熱，慕容澄卸甲往韶竹院走，慕容潛箭術不精挨了罵，灰溜溜沒有同行。

平安拿出水囊遞過去，小聲道：「世子爺，您適才沒事吧？快用些水。」

慕容澄拿過水囊喝了少許。

平安小心問：「適才險些誤傷崇華郡王，可是因為世子爺恍惚間又看到戰場了？」

水囊從慕容澄的手中劃出半圓弧線，落進平安懷裡，算是作答。

平安追上去，「要不……咱們還是和王爺王妃照實說了，請他們——」

「請他們叫高僧來為我拔煞？」慕容澄回身警告，「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絕不能有第三個人知道，要是有一——」

「那就是奴才說的。」平安拉長了臉跟在身後，撓撓胳膊，自討沒趣。

初秋總是驟熱驟寒，這時節連心緒也受影響，比往常更易胡思亂想，這幾日夜裡驚夢，害慕容澄白日也心神恍惚。

回到韶竹院，慕容澄竟見蜀王妃黑著臉坐在堂上。他喚了聲母妃，沒來得及問她來意，就見她不知從哪抄出竹條，揚手往他身上招呼。

蜀王妃乃將門之後，自小家風嚴厲，能動手絕不動口。

慕容澄猝不及防左躲右閃，「母妃！母妃這是做什麼？我做錯什麼了？」

「你做錯什麼了！你做錯什麼了！」兩竹條抽下去，蜀王妃這才罷手，點著他上氣不接下氣道：「逆子，年初裝瘋賣傻氣跑了良國公一家，攬黃自個兒姻緣，我還當你年紀小不懂事，想著將你的婚事再緩緩，你倒好，學誰不行，學潛兒和婢女不清不楚！」

「母妃說什麼？」慕容澄跟聽別人的事一樣，蹙起劍眉，「我怎麼一個字都聽不明白？」

蜀王妃斜睨著他，「你說，你和那個叫蓮衣的婢女是怎麼回事？」

慕容澄聽到這名字不禁愣住了，心說莫不是那婢女在康平院說溜嘴，將他私自出府的事給了出去？其實這事可大可小，他瞞著不說，不過是為了往後私下進出容易些。

「她說什麼了？」

「你果真認得她！」蜀王妃提口氣，按捺下再抽他的衝動，「適才在安寧院我不好細問，叫事情就此含混過去了，你現在一五一十地告訴我，你到底和那奴婢有沒有首尾？」

慕容澄震驚之餘驟地嗤笑，「怎麼可能。」他上前作勢要拿手背探探蜀王妃額頭，被她一巴掌拍下。

蜀王妃從不喜塗抹胭脂水粉，皮膚透著異於其他貴婦人的紅潤光澤，瞧著就非常健康，非常有力氣。

「慕容澄，少跟我裝傻，你要麼去求娶良國公家的小姐，要麼等開春了向聖上請命賜婚，你是蜀王世子，別好的不學淨學那壞的。」

慕容澄本就頭疼，聽到求娶、賜婚越發的疼，灌下滿滿一杯茶，「這定然有誤會，母妃說的什麼首尾是絕對沒有的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蜀王妃觀察他神情片刻，「你當真不知？若是不知，你為何被人看到和她在烏石閣共處一室！」

慕容澄倏地眉頭緊鎖，卻沒往歪處想，只是詫異行跡敗露。

蜀王妃丟開竹條，望著兒子想了想，輕歎，「潛兒是庶出，他願意娶誰納誰我不管，可你不行，你是蜀王嫡子，你的一言一行都是王府表率，不可隨心所欲，更不可為所欲為。」

慕容澄本還想解釋什麼，聽到最後鼻腔輕輕出氣，沒有作聲。

蜀王妃道：「澄兒，你十九了，是訂親的歲數這不假，你犯的也並非天大的過錯，既然已經替你解決，我可以不追究，但你要聽我的，開春及冠便上奏京城，請聖上為你賜婚。」

慕容澄側頭道：「既然母妃有了主意，那就按母妃說的做吧。」

待蜀王妃走後，平安謹小慎微觀察著世子神情，一盞一盞地倒茶給他。

慕容澄將茶盞用力放到案桌上，額角冒起兩道青筋，「這世子當得真窩囊，比之三弟都不如。出去打聽打聽，到底是怎麼回事。」

平安出去溜達一圈回來，震驚之餘連忙將事情還原個七七八八，他帶點說書人的天賦，將蜀王妃審問蓮衣說得起承轉合絲絲入扣。

慕容澄聽後表情複雜，費解居多，「不過是換身衣服，怎麼傳得如此荒謬，安寧院那幫人是吃得太飽還是活派得太少？」

平安一拍大腿，「所以啊世子爺，王妃也是擔心您誤入歧途，您就別生氣了。」他撓撓胳膊，又想了想，「要不是那日被人看到，也不會有這檔子事。世子爺，其實那個蓮衣怪可憐的，王妃至今不知道您那日偷溜出府呢，就怕她是為了替您隱瞞才解釋不清，您不知道，就因為這事，她被丟去莊上了，本來還是個二等婢女，這下就是個小村姑了。」

「丟去莊上？」慕容澄側目看向平安，原來母妃說的解決，就是將那令他「誤入歧途」的丫鬟送出府。

蓮衣直到現在都是懵的，本以為只要一口咬死是誤會就可以兩邊不得罪，誰知王妃和側妃居然擔心她肖想世子，把她給送出去了！

蓮衣托腮坐在二門，望月興歎命途多舛，通常去到莊上的婢女都以嫁人告終，許個漢子養個孩子，不過蓮衣不是簽了死契的奴婢，她還想著回家，打算在莊上待到契約期滿就捲鋪蓋走人，只是在莊子上種地哪有在蜀王府裡伺候人賺得多？蓮衣腸子都悔青了，自己驚慌之下為何要替世子隱瞞？現在回想，就該把他給供出來！她居然為了替他瞞著出府的事，把剩下幾個月的月錢全搭進去了。

思及此，淚珠又劈哩啪啦往外砸。

也不知道回鄉後身上的錢還夠不夠分，她原本想得可好了，等她帶著銀子回去，一半的錢拿去擴建大姊的飯館，另一半錢就拿去資助陳恭讀書上京。

說起陳恭，他是蓮衣在老家的青梅竹馬，那是個教書先生家的孩子，與她同歲，胸懷大志，抱負是考取功名當縣令。

他們說好了，等他將來衣錦還鄉，就把她家飯館設為指定酬酢地點，來往官員都得上她家消費，蓮衣高興壞了，利滾利財生財，那都是白花花的銀子！

都是世子，先害她被剋扣月例，又害她徹底斷了進益，她要往他茶水裡添醋！在他飲食裡拌蒼蠅腿！再在他靴筒裡灌小石子！

可惜也就只能過過嘴癮，要她現在揭發她也不敢，還是夾著尾巴躲到田莊，度過剩下的幾個月吧……

蓮衣越想越難過，捧住腦袋哭，又不敢哭得太大聲，啜泣起來窸窸窣窣，像有小動物在劃拉磚縫。

這動靜吸引了前往康平院的慕容澄，平安以為是野貓捕鳥，慕容澄卻聽出了蹊蹺，那明明是個女子的哭聲，只是哭得比較難聽而已。

他和平安沿著甬道來到二門，冷冷月光中看到一個醬色身影坐在門檻上，抱著膝頭一抽一抽地小聲哭泣，他走到她面前站定。

蓮衣聽到動靜抬起腦袋，面頰還帶著衣袖的壓痕，眼圈和鼻尖都紅彤彤的，像個皮沒去乾淨的小紅蘿蔔，老實巴交又白裡透紅。

大晚上這條甬道幽深，無人點燈，僅有月色，蓮衣憑藉眼前人不可一世的站姿認出了他。

「世子爺？」蓮衣連忙起身見禮，「奴婢見過世子爺。」

她站起來還是矮了他一大截，髮絲亂糟糟的，是埋頭哭的時候被胳膊蹭的，袖口也被眼淚濡濕一片。

慕容澄頭頂夜色雙手抱胸，叫月亮的銀輝鍍了個清透的金身，端的是俊美無儔，傲然睥睨之姿，「哭什麼？那天在街上用蜀王府的名義出頭，不是挺威風的嗎？」

蓮衣雙眼圓睜，她在街上用蜀王府腰牌打腫臉充胖子，竟被世子給看到了。她苦著臉，只求別再罪加一等。

慕容澄問：「妳為何沒向母妃解釋那日在府門外遇到我？」

蓮衣心懷不滿，擰眉瞧他，「不是您不讓奴婢說出去的嗎？」

慕容澄瞧著這張敢怒不敢言、憨態可掬的臉，沒來由覺得好笑，想了想，決定為

這忠心護主的表現誇一誇她，「嗯，笨是笨了點，卻是個忠僕。」  
什麼？蓮衣目露疑惑，偷摸瞧他。

長腿一邁，慕容澄跨過門檻，回首道：「還看？快點跟上。」

蓮衣趕緊跟上，心中燃起希望，聽起來世子這是要幫她向王妃求情，替她澄清！蜀王妃剛用過晚上的玉露養顏湯，聽梁嬤嬤說世子來請安，輕歎氣，暗道不再與他說起那婢女的事，就此翻篇。此時卻來了婢女通傳，不等那婢女將話說完，門一開，慕容澄領著畏首畏尾的蓮衣進來。

康平院的廊下掛了一只黃銅雀鳥形狀的風鈴，晚風灌入，叮鈴作響，那是慕容澄兒時親手製作，獻給母妃的禮物。

蜀王妃見慕容澄板著臉入內，不出聲，她就知道他要放什麼屁，「慕容澄，你想幹什麼？」

蓮衣期待地看向慕容澄，等他還自己清白，卻聽他道——

「母妃，您說有些事三弟能做，我做不得，我不服，我也是蜀王府的兒子，我才是蜀王世子。這丫鬟我要了，她從今日起便是韶竹院的人。」

這話讓蓮衣猶如五雷轟頂，蜀王妃也被劈得一時間失了語，右手點著他，左手四下裡亂摸，尋找稱手的「兵器」。

最後她抄起茶杯，「你……你有本事再同我說一遍！」

慕容澄瞧著那茶杯又說了一遍，而後道：「事情根本不似傳言所說那般不堪，事實上那日我和平安私自出府，這才在烏石閣更衣換裝，這婢女撞破了我，我便留她問話，不許她說出去。」

一番話聽得蓮衣的心七上八下，吊在嗓子眼。

最憤怒的當屬蜀王妃，她本來側坐臥榻，一下子把兩條腿都放下來，又因為他自證清白，火氣壓下去半分，放下了杯子。

「慕容澄！你討打是不是？故意與我唱反調。你何日出的府？明月回門那日？」

「就是那日。」慕容澄倔強看向旁處，如實說：「我帶著平安出府，稍作裝扮根本沒有人認出我是誰，母妃不必為此擔心。事情就是這麼簡單，這奴婢是替我隱瞞才不能辯解。」

蜀王妃氣得胸脯用力起伏，轉而問蓮衣，「蓮衣，世子說的是真的嗎？」

蓮衣就差熱淚盈眶了，如果世子沒有拿她和王妃嘔氣就更好了，「回王妃的話，世子爺說的是真的。」

「我何時不許你出府了，你何故私下喬裝改扮上街？行事有度，我說了多少次要你少做那些出格的事情！你是蜀王世子，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！」

母子兩人為了私自出府的事爭了個臉紅，誰也沒再說起蓮衣，她最後花落誰家沒個定論，這輩子沒這麼搶手過。

不過田莊她是不必去了，事情水落石出，她和世子清白得不能再清白，根本就是雲上泥裡兩個世界的人，蜀王妃也不是蠻不講理，畢竟蓮衣在康平院四年無功也無過，何必過分苛責，於是擺擺手讓她退下。

經歷這場無妄之災，蓮衣暗道自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，之後都會事事順意，安安

穩穩直到出府。

事情解決，日子照過，蓮衣還是在康平院裡當差，慕容澄終究沒有履行那晚的氣話，她也鬆一口氣，還好沒被推到風口浪尖。

### 第三章 老毛病又犯

入秋瓜果上市，幾個小丫鬟圍坐一圈破瓜吃，切成一瓢一瓢，大口吃得滿臉都是甜瓜汁，個個臉上都笑盈盈的。日頭最毒辣的午時不用做活，還有瓜吃，可不就是喜笑顏開？

剩下兩瓢給蓮衣，小丫鬟叫嚷著喚她快來。

蓮衣瞧著她們想到自家小妹，叫她們先吃，自己挽起袖子吭哧吭哧洗衣裳。

幾個小丫鬟七嘴八舌商量著，又把剩下的兩瓢瓜挑出一瓢大的，切分成小塊，各自吃了。

「蓮衣姊姊妳快來呀，我都忍不住想吃妳的啦！」

「不許，妳們這群壞丫頭，我再不來，這最後一瓢也要叫妳們吃掉。」蓮衣擦乾手趕過去，捧起瓜瓢咬一口，涼絲絲的汁水滑進嗓子眼，甜進心坎裡。

小丫鬟們圍著她，翹首以盼，「甜不甜？膳房叫各個院落的僕役捧一個吃去，我們留心挑了這個，它不是最大的，卻一定是最甜的！雲棋家裡就種瓜，曉得這種綠皮瓜就要挑肚臍最大的。姊姊妳看這個肚臍大不大？」

蓮衣問：「都切開了還怎麼看？」

雲棋噘起嘴，有趣極了，「那妳就說甜不甜嘛。」

蓮衣笑起來，連聲說甜。

這群小丫鬟素日受蓮衣照拂，只因蓮衣想家，看到她們就想起老家的妹妹，其實妹妹只比她小一歲，大姊十來歲的時候她和妹妹才剛懂事。

大姊背著小妹、領著蓮衣追賣地瓜的板車，就等車輪輾上石子，顛下一個來。她們把地瓜拿回去掰三份，最粗的中段留給娘，小妹吃一個尖尖，蓮衣和大姊吃另一頭的尖尖，蓮衣人小嘴巴小，吃到的自然最少。

可是蓮衣覺得好甜，那就是世上最甜，寥寥幾口已然夠她回味四年。

巧心從院外過來，她是一等婢女，跟在蜀王妃身邊平日裡吃香喝辣，根本不稀罕這一口甜瓜，可瞧她們圍在一起笑，心裡就是不舒坦。

蓮衣見她掐著腰來勢洶洶，將幾個小丫鬟支開。

巧心瞧著那幾個小丫鬟，不由冷哼，「到底歲數小不懂事，蓮衣捅了這麼大的婬子，還敢和她說親道熱，就不怕火燒到自己身上？」

雲棋站出來說不怕，「巧心姊姊，事情早都解釋開了，王妃大人大量沒再怪罪，我們做什麼要怕？」

巧心冷笑，「表面上不怪罪，往後可再不會重用她了。要不是那些風言風語傳到了韶竹院，逼得世子爺出來澄清，她這會兒還不承認撒謊呢，我看她就是想讓王妃上當，誤以為她真和世子爺有些什麼，好將她許到韶竹院去，從此一步登天。」

蓮衣心裡氣得直擰她耳朵，面上裝沒聽見，對雲棋道：「快，去洗洗臉，甜瓜汁沾到臉上要癢。」

巧心還有話說，拉來一旁的婢女道：「真以為人人都是雪雁？雪雁多好的相貌身段，放眼康平院沒有第二個婢女有她好看，別人不自量力想學她搭上世子，不過是東施效顰罷了。」

蓮衣本來都端起漿衣的木盆預備走了，聽到這兒實在氣不過，湊上去問：「巧心姊姊，什麼是東施效顰啊？」

「就是說妳學雪雁不成，反而獻醜！」

蓮衣恍然大悟，「學到了，原來是這個意思，巧心姊姊真有學問，往後也多教教我，我好學著，絕不是那不自量力的人。」

一拳打在棉花堆，巧心氣得直跺腳，快步走出去，卻與人相撞，本來還想罵幾句，見來人是梁嬪嬪，只好憋著氣提裙裾跑走。

「怎麼了這是？火燒火燎，誰攆著妳了？」梁嬪嬪扭頭往巧心跑走的方向看一眼，朝蓮衣走過去，「晾衣服呢？妳來，我和妳說兩句。」

「噢，馬上就來。」蓮衣悶悶不樂揮揮衣裳，抱著木盆快步跟上。

梁嬪嬪引她往廊下走，繞到個僻靜處，轉過身來問她，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這幾日世子何故與王妃頻起爭端？到今早還在鬧不愉快，請個早安的功夫又被王妃轟出來。」

蓮衣睜圓了眼，「嬪嬪來問我，我又該去問誰？」

梁嬪嬪往她胳膊打了一下，「妳再裝傻？那天晚上我就在外頭站著，聽得一清二楚，世子向王妃討要妳去韶竹院，妳還敢說自己什麼都不知道？」

蓮衣頹喪著臉，「我真不知道！您也都聽到了，世子爺不過是喊我過去解釋清楚。您還看不出來嗎？那祖宗拿我跟王妃嘔氣，誰管我的死活，我冤都冤死了。」

說出口，淚珠緊跟著流出來，蓮衣委屈死了，現下周圍沒人只對著梁嬪嬪，實在忍不住想哭。

「好了好了，不許掉眼淚，妳在這府裡掉眼淚給誰看？」梁嬪嬪盯著她看，沒看出蹊蹺，也信得過她，以前就沒聽說她和世子有什麼瓜葛，「既然是母子嘔氣，妳千萬躲遠點，別再牽扯進去。」

「我哪敢呀。」蓮衣眼巴巴的，「嬪嬪，那放良名錄的事……」

雖說圖窮匕見，但蓮衣也是真的受驚了，梁嬪嬪拍拍她，「還沒呢，耐心候著，名錄要等過了年開春才著手擬定。」

蓮衣疑惑問：「前年去年不都是趕在年前擬定，怎麼今年要等開春？」

梁嬪嬪答道：「那是因為和西番打仗，王府財政空虛，今年有了起色，自然恢復如常。以往哪有趕在年關最缺人手的時候放人的，這幾個月妳就做好手頭的事，要有消息我告訴妳。」

「……我知道了。」

雖說蓮衣是活契，但若是契約期滿主人家不放人，她也只能任憑身契延續，好在她聰明，在康平院混混日子，絕不讓蜀王妃對她有半分留戀。

目送梁嬪嬪走遠，蓮衣拿袖子擦擦淚，蓄足力道，抬腿踢向牆根，也不知把牆根當成誰了，狠狠一腳，腳趾都麻了。

好消息一個不來，壞消息倒是接踵而至，出府也要等明年，罷了，嬪嬪說的不假，前兩年是不尋常，川蜀是蜀王封地，邊境戰亂時王府首當其衝，蜀王不擅強軍，更不擅兵法，先遣軍隊被西番人打得屁滾尿流，損失慘重貼進去許多真金白銀。好在後來朝廷的援軍到了，為首的將軍正是蜀王妃的親兄長廣南侯，彼時慕容澄十七歲，與舅舅請纓上陣，消息一出土氣大振，之後的事便被蜀地百姓口耳相傳了兩年——蜀王世子少年英豪隨軍凱旋，成了蜀地百姓的大英雄，得朝廷重賞，舉家進京面聖，回來後每次上街，想要一睹世子風采的百姓都要將寬敞的大道堵個水泄不通。

反而是府裡下人對世子敬而遠之，好比這次的事，僕役們就想不通一個英雄為何要忤逆尊長。

蜀王妃也想不通，大清早罵完了他，這會兒開始心軟，眼眶也紅紅的。

梁嬪嬪見完蓮衣徑直過來回話，可見適才談話她是奉了誰的命令。

見蜀王妃避著人拿帕子拭淚，梁嬪嬪溫聲勸慰，「奴婢都問清楚了，世子沒有對您撒謊。蓮衣是個老實丫頭，她成日待在康平院裡兢兢業業，素日莫說世子，和哪位少主子走得近奴婢都是不曾聽說的。」

蜀王妃聽罷，幽怨地問：「那他還管我要人？」

「少年人賭氣，王妃千萬不要當真。」

蜀王妃輕哼了聲，賭氣歸賭氣，但到底是十八九歲血氣方剛的年紀，幾分真幾分假她這為人母的也要考量，「那就叫蓮衣去吧，到韶竹院去。」

梁嬪嬪始料未及，「可世子爺說的是氣話，未必喜歡，以前可從沒聽說世子爺和蓮衣認識。」

「不喜歡最好，就是要送個老實的去盯著他。明早妳把人帶去，只說是去服侍的，別的什麼都不用說。」蜀王妃長歎口氣，兩手在膝頭揉了揉，「我若不趁此機會斷絕他那沒來由的叛逆，回頭他再問我要個妖豔的來氣我，到時可就晚了，還不如就此堵了他的嘴！」

烏紅的血順著大渡河上游洗刷而下，軍士們的盔甲、武器抑或是身軀，都成了無力抵抗的豬羣，順水往下游奔流。

視線內只剩下鋪天蓋地的紅，還有江水汙濁的黃，軍隊中了西番將領的埋伏，在河水奔流的峽谷喪失大半兵力，西番蠻子還在往峽谷放箭，廣南侯和副將領兵突圍，留下慕容澄等五十餘人等候原地。

前方一聲令下，慕容澄領兵往安全地帶轉移，途經空曠地區，箭矢如同雨點落下，一枝羽箭飛射而來，他在那一瞬間看到了人生的走馬燈，雙腳僵直難以動彈。

「世子！」

一雙手猛然將他推倒在地，皮肉逆裂的響聲過後，大量溫熱的血液噴灑在他的臉上，他被熱血嗆住，猛烈地咳嗽掙扎。

「世子爺！世子爺！」平安嚇壞了，聽到動靜闖進慕容澄寢房，來不及點燈，先

來到床邊，掀開厚重的層層帷幔，就見慕容澄面色慘白，呼吸急促，他連忙將人推醒，「世子，世子？世子爺您別嚇奴才！」

慕容澄醒過來便回了神，呼吸漸漸恢復平緩，伸手撥開平安的腦袋，「閉嘴……別叫。」

平安懸著的心落下，臉上的汗瞧著不比慕容澄少，「世子爺……依我看，您還是和王爺王妃坦白吧，請大夫給您開藥也好，請高僧為您拔煞也罷，這麼下去不是辦法，分明今歲開春都好轉些了，怎麼入秋忽然又犯起這老毛病？」

「誰告訴你我夢到戰場了？」慕容澄瞥他，「只是尋常夢魘罷了。」

主子都嘴硬了，做下人的還有什麼好說的？平安點亮一盞燈去替慕容澄倒水。

慕容澄飲過水兀自出神，他的眼睛在黑夜裡亮晶晶的，光看這眼含秋水的模樣，誰能想像得到他曾隨軍出征決戰山谷。

又夢到那一幕了，那並非尋常夢魘，而是兩年前真實發生的景象，慕容澄差一點在大渡河一戰中被射中，是有人捨命將他推開，這才撿回一條命。

回來的這兩年，最開始他一閉上眼就是戰場上屍山血海的景象，日日夜夜經受折磨，屢次分不清現實和幻境，譬如上回拿箭射慕容潛，也是因為他一時恍惚，誤以為自己置身戰地。

在寂靜的夜裡，慕容澄心有餘悸的望著一地月光，不絕於耳的是蜀地百姓將他視作英雄的歡呼。

「康健的忌日要到了。」

「世子爺，我記著呢，東西都預備齊了。」

「時間過得真快……」慕容澄淡淡說了句什麼，卻不是對平安說的，房裡也歸於平靜。

平安退出去，一覺來到卯時，聽見外頭小子的說話聲，這才爬起來，披上衣裳跟著出去看了，險些沒兜住下巴。

月洞門外那身材纖瘦的小丫鬟不是蓮衣是誰？她抱著一只碩大的包袱，眼睛滴溜溜正四下打量，隨後緊跟在梁嬤嬤身後進了韶竹院。

梁嬤嬤瞧見平安，笑著招呼，「平安小兄弟，你來，這是王妃的意思，不過一個小丫頭，世子爺要沒有不給的道理，康平院已將蓮衣提拔成一等，往後這韶竹院裡再沒有丫鬟高過她，就讓她協助你照料世子起居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你可要多關照關照她。來，蓮衣，見過平安小兄弟，他可是世子爺身邊跟了最久的人。」

蓮衣識相地欠了欠身。她說不上來什麼感受，被提拔為一等丫鬟，月錢也跟著水漲船高，該高興，可王妃把她送到韶竹院，分明是讓她來當眼線的，這日子還沒過呢，就已經叫她覺得難了。

來的路上梁嬤嬤為了讓她安心在韶竹院伺候，向她打包票，會讓她的名字出現在放良名錄上，她這才放心。

蓮衣話別梁嬤嬤，跟著平安蹭步去見慕容澄，沒進門先打起退堂鼓，「平安大哥，

你們要是不收我，我現在就走還來得及，沒關係的，王妃也不是非要將我留在這。」平安瞧瞧她，笑道：「王妃將你送來，韶竹院哪有不收的道理，何況當夜也是世子親口向王妃討要你來。」

他叫她先在外稍候，自己進屋與慕容澄回話。

慕容澄剛起來，正對著銅鏡擦臉，問平安外頭為何吵吵鬧鬧的。

平安照實說了，「是康平院將蓮衣送來了。」

慕容澄吐了漱口水，皺起眉，「送她來做什麼？」

平安一愣，「不是您管康平院要她的嗎？」

慕容澄這才反應過來，是他說的不假，可他那晚說的盡數都是氣話，幾天過去都記不清了。他來到窗畔，透過半開的窗子看到站在屋外的蓮衣。

還是那副模樣，瘦瘦小小，麻雀似的機靈活潑，懷裡的包袱一個勁往下墜，她就往上跳跳，左顧右盼，略微收著下巴，看不出是膽子大還是膽子小。

平安在旁道：「世子爺……王妃特意將蓮衣提拔至一等，怕是真應允了您收她為通房。」

「通房」這兩個字在腦海翻滾一遭，激起慕容澄滿胳膊的雞皮疙瘩。雖說尚未及冠，但他好歹在軍營裡待過，即便沒在軍營裡待過，也聽過慕容潛在耳邊絮叨，想起他口中那些黏糊的字眼，慕容澄渾身不自在。

這份異樣惹惱了他，他看向外頭那個瘦小的影，心中的不自在就有了個囫圇的模樣。

「隨便給她找點事做，別讓她跟著我。」

這下蓮衣倒成了熱臉貼冷屁股不受待見的那個，好在她不計較，也不知道慕容澄的所思所想，在心裡念了十幾遍既來之則安之，她鑽進耳房將包袱安頓好，吸口氣就打算在韶竹院混到契約期滿了。

幾日過去，蓮衣逐漸放鬆警惕。

韶竹院的日子比康平院好糊弄多了，一等婢女不用做灑掃的粗活，照理說她只需要每日負責好慕容澄的飲食起居，可慕容澄哪裡是個閒得住的人，自從他改扮出府被抓包就越發肆無忌憚，還想出了新招。

他先以世子儀仗出府，而後在車內改扮，買通幾個轎夫，叫他們守口如瓶。

等到他從集市裡出來，再回到轎子裡換回原來的衣裳，無事發生般回到王府。

如法炮製了幾回都沒失誤過，今次上街叫他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，那個賣茱萸的老攤主被人告上公堂，案子斷了，他還真是個騙子，他的茱萸從來都好賴摻雜著賣，因此難辨真假，那個漢子得了賠償，這才沒再找他麻煩。

拔出蘿蔔帶出泥，官府也因此查到了幾個同夥，有賣香料的也有賣衣料的，總之那些人就像是蟲子，多得除不盡，相當活躍，抓了這批還有下批。

平安聽說此事後道：「想不到那老頭竟真是個騙子。那日奴才看蓮衣出頭，還在心裡暗自覺得大快人心。」

慕容澄也道：「的確出人意料。」不過他說的是這市場上的亂象。

他分辨不出茱萸的好壞，當日見到有人見義勇為，何嘗不是在一邊抱著胳膊看熱鬧。

只是現在想想，偌大的集市，為何沒有一個專門的人站出來鑒定那袋子裡的茱萸？又為何沒有專人維持秩序？市集亂糟糟無人管理，街上買賣的卻是百姓生活所需，重要的交易場所，竟只能靠路人跳出來拉架。

說起這位極有正義感的路人，當日見義勇為，若是知道自己幫錯了人，又會做何感想？

想到這裡，慕容澄派人到衙門要了些繳獲的茱萸回來，讓平安拿給蓮衣。

蓮衣起初不明就裡，直到平安遞給她一身苧麻衣，叫她私下裡洗乾淨替世子收好，她這才曉得慕容澄今天又偷跑出去了。

她秉持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安安穩穩混日子到出府的心態，接過衣裳不打算聲張。

平安問：「妳不會轉頭就告訴康平院吧？王妃是不是叫妳傳話回去？」

蓮衣瞧他，「這麼擔心還將衣裳拿給我洗？」

「這是世子爺的意思，沒準就是想試試妳。」

蓮衣癟嘴，「那你就更不用擔心了，我還沒有笨到在世子爺眼皮子底下吃裡扒外。」

平安笑嘻嘻從懷裡拿出個用布包裹嚴實的小玩意兒。

瞧著像一根手指，蓮衣不敢接，「這是什麼？」

布包打開了根本不是什麼稀奇的東西，而是一小掛茱萸，平安叫她嘗了一粒，然後笑著說了今日在街上的見聞，「妳幫錯了人，那老頭就是個壞的，當街行騙，真假摻雜著賣，在那條街誑騙過不少人。」

蓮衣嘴裡發苦，將那粒茱萸裹在手帕裡吐了，「還真是苦茱萸。」

平安笑道：「叫妳拿著蜀王府的腰牌逞威風，這下知道了？」

蓮衣皺著臉問：「這也是世子爺的意思？叫你拿這個給我嘗？」

平安一抬下巴，那是自然。

蓮衣撇了撇嘴，心想莫非她那日拿蜀王府腰牌拉偏架，世子在怪她不分青紅皂白？可她又管不了那麼多，路見不平誰想得到後果。

她連忙問：「你是世子爺的親信，你知道他這是什麼意思嗎？可是惱我那日用蜀王府的腰牌錯幫了那老者？」

「親信」二字十分動聽，不過平安還真不知道世子爺的意思，撓撓頭，「世子爺就叫我帶來給妳嘗嘗。別的不說，妳就說苦嗎？」

蓮衣頷首，嘗過了，是苦的。

「那不就結了。」

完成了世子爺的交代，平安樂呵呵回去交差，慕容澄問他蓮衣得知真相做何反應，平安回憶道：「她不大高興的樣子，撇著嘴，一看就很後悔幫了那個壞老頭。」

不知為何，蓮衣撇嘴的樣子格外容易在慕容澄腦海展開想像，或許是因為她的表情總是生動，眼神和眉毛亂飛，尤其是她受挫的時候，看起來嘴巴一癟就能哭出

來，偏又忍著，下巴用勁，像個強種。

慕容澄挑眉，「我就知道。她但凡嘗過一粒，也不會錯幫了騙子。」

平安道：「她還問奴才您為何要她嘗那苦茱萸，可是因為惱她？」

惱她？倒也不是，那是為什麼？

想著，慕容澄拈起一顆苦茱萸丟上舌尖，嘗了嘗，苦得直皺眉，「扔了扔了，趕緊扔了。」

Crescent